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水川詩武卷之十

真定梁橋著
弟梁相校

弟梁用安

學詩要法下

夫仰泣望上歌
詩有六義後世賦別爲一太文而比步興多詩人之
全者惟杜子美能兼之如新月詩光細弦欲上影斜
輪未安謂位不正德不充風之事也微升古塞外已
雲端何復不改色國山窺改色。因山窺是矣而關山自寒然有所感興也。庭
山空自寒河漢是矣而關山自寒然有所感興也。庭
前有白露露乃天之恩澤雅之事也暗滿菊花園謂
天之澤止及於庭前之菊其成功之小也如此第之

三偷

事也

詩有三偷。偷語，最拙。如傳長虞。日月光，太清，陳主。日月光，中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因情不可原。如柳渾。本涼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盛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情各無朕迹。蓋詩人偷，孤白裘。手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携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

詩體製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正格偏格類例極多。徐陵云。陪遊駿婆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鶯鶯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鎻。勞中宮之緩箭。

假对

兩長樂義不同。不爲重復。此爲傍犯。如九歌云。蕙散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蒸蕙散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嗟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龜四十七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

一偏貞

論詩謂對偶不切則失之粗。太切則失之俗。此一偏之見耳。如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川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蓮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丁釣舟之類。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也。學者當審此。

因襲者。因前人之語也。以陳爲新。以拙爲巧。非有過人之才。則未免以蹈襲爲媿矣。如木田鷺白鷺。夏木轉黃鸝。此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七言曰。漠漠水田鷺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而興益遠。九天閻闔

因襲
詩句添刪

換骨

奪胎

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爲五言曰。閨闥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如太白詩云。烏鵲不盡暮天碧。又云。青天盡。憂沒孤鴻。山谷詩云。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此皆換骨法也。顧况詩云。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荆公。一自居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向樂天詩云。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胎之法也。

依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確的。又畏枯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無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曉此等病。始可言詩矣。依詩要二字兩字工。王介甫嘗讀杜詩云。無人覺。從來下得覺字太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太好。若下起字。此即小兒語。

劉滄詩云。香銷南國。羨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是鍊銷入字。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烟波。是鍊空浩二字。最是妙處。

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益疎。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洪之意蓋欲以少對密。以疎對親。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疎。以多字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疎韻。荅曰。互護爲雙聲。破礪爲疎韻。某按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疎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唇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

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有同韻也。互護同爲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疎濶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

錯綜句

用事不錯綜
則不成文章

詩有錯綜句如老杜云紅稍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荆公云繅成白雪桑重線割盡黃雲稻正青鄭谷云林下聽經秋苑鹿溪邊掃葉夕陽僧用事不錯綜則不成文章若平直叙之則曰鸚鵡啄殘紅稍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以紅稍于上以鳳凰于下者錯綜之也言繅成則知白雪爲絲言割盡則知黃雲爲麥也秦少游得其意特發奇語其作睡足軒則曰長

影畧句

象外句

在言工用而不文耳

年憂患百端慟開斥僧坊頗有功地微敵虧僧界靜人除荒穢玉釜空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來隱月中最是人間佳絕處夢殘風鐵響丁東

詩有影畧句如鄭谷詠落葉未嘗及雕零飄墜之意人一見之自然知爲落葉詩曰返巖難尋穴歸禽易見窠蒲扇僧不厭丁箇俗嫌多

詩有象外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

上下句不可失意

名耳

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不可出一意知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之類非不工終不免此病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汗此詩與春秋記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閑情之靡如伯有賦趙武所不得聞者過之無不及焉是得爲有所賦趙武所不得聞者過之無不及焉是得爲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

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爲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早春到後宮遲可謂怨誹而不亂矣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爲微爲晦爲婉爲不汗穢乎惟李義山云侍燕歸來更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而不汗矣

學詩者貴乎似論詩者可以言盡耶少陵春水生二丁詩云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鷗鷺鷗鷺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敢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曾空

貴乎似
趙章果之浦

青清樾軒二詩云。卧聽灘聲瀰瀰流。冷風淒雨似深秋。江邊石上鳥自樹。一夜水長到稍頭。竹間嘉樹密扶疎。異鄉物色似吾廬。清曉開門出負水。已有小舟來賣魚。似耶不似耶。學詩者不可以不辨。

方回曰。煙自享。
句與君二字。且着力下。以之尋句。骨之耶也。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惟杜少陵九月詩。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特入句便字字屬對。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首對君。自著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爲風流。少陵以不落爲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爲妙法。

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自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耳。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未聯意味尤爲深長。

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冬景圖云。扶桑大蘭如瓊蓋。天女織紝雲漢上。往來不遺鳳御。移誰能競臂。技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敏芳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耶。余觀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

句可謂豪矣。柰無此理。何如秦少游秋日絕句云。連
卷雌蜺挂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舞。
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亦豪而工矣。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
傳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
望白蓮詩云。素藕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
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
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
類非詩特俗所謂偈子耳。

詩有連珠句。如白樂天書天竺寺詩云。一山門作兩

連珠句

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峯雲起
北峯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鍾清下界聞。遙想吾
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故東坡有詩云。空詠連
珠吟疊壁。蓋謂是也。

朱文公云。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只一直說。如簡齋
詩云。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之類。他是什麼句法。
歐陽公雪詩多大篇。然已屏去白事。故東坡少時之
作。亦多有犯此者。如也知不作堅牢玉。無柰能開頃
刻花。又云。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戶已堆鹽。後亦
作不犯白事。如白戰不許持寸鐵。一篇雖無白事。亦

歐公雪時屏去
白事。坡公犯此

古人詩中有句

坦然老健，宜有少陵氣象。

依詩不可大着題。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諭蒙。若天詩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席詩云孔堂曾子避漢殿，戴馮重可謂著題。但如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也。

列夫杜詩

詩意貴開闢。凡依詩使入讀，第一句知有第二句，讀第二句知有第三句。次第終篇爲至妙。如老杜莽莽天涯雨，江村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是也。大槩作詩要從首至尾。語脈聯屬，如有理詞狀古詩云。喚婢打鷄兒莫叫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

語脈聯屬

詩有力量

西可爲標準。

詩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氣，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舉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分多。如嘉弟觀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鵠鷺。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夕陰。江閣卧病云。滑憶雕胡飲，香聞錦帶羹。潤是。

此希見於謝王
運

兼暖腹。誰欲致盃罷。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鮮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其言是也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遺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

十字一意

赴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依一意。屢甚多。如碧瀾亭詩云。危樓喧晚鼓。驚鶩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送俞駕部云。何時鷁舟上。遠見爐峯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王尉云。度鴈不曾下。新文誰寄評畫竊詩云。及爾寂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對雨云。不愁巴路道。

二字相疊

有體用於前
後散句
鄭谷用於高
對聯

恐濕漢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盡巾。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
用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
星漸見射台星。裴謁朱門謁孔門。常仰風維國風。
忽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用於散聯。鄭
谷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身。爲醉客思
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辭神閣。却訪支郎。
是老郎。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
對聯也。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

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世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
豈無時。荅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
空回。曾直答。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窶。智效一官
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
行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
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鴈
不到處。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覩覩然在於
媿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曾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槩
舉也。

陳去非嘗有言曰。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首

守撲斷萬蕊鬢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
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裡清吟苦解艇舟中白髮生
之數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
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倘或能取唐人語而
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連角之術也人嘗以此語
似葉少蘊少蘊云沈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
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怜宵皆佳句也
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忽風敲竹飲散那堪
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依詩者興致
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倘不然便與鄭都官無

異

連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爲平側
所牽則爲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沈寥爲寥沈是爲平
側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沈工夫入是也又以
沈瀾爲瀾沈是爲韻所牽矣孫貞外詩所謂故侯何
在波瀾沈是也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如李
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
縵成白髮三千丈劉瑀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
盤裡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憐不當湖水面銀盤

前引換骨
合身

堆裡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谷鍾磬徹。山谷點化之云。山谷響。覺絃盧全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米川詩三
卷之三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訓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丁義廢也。老杜萬首詩云。兩旬不甲戌。空惜埋泥淖。野覓迷波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夏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菜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訓矣。依詩者苟知興之興。始可以言詩。

訓異始可以言詩矣。

典實富艷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艷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啓。玉京冉冉遊。塵生輦道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轂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蕪。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時如出一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鸞

時詩之選

作清癯平
正二位終不
山風

驚鳳輩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文公云。春暖仙
萱初露靡。日斜芝蓋尚徘徊。鄭毅夫水光翠繞九重
殿。花氣濃薰萬壽杯。皆興實富艷有餘。若作清癯平
淡之語。終不近爾。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
一耳。

於牽合中。聯繩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苦遊戲。於烟
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
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疎矣。王昌
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
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

騏騏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机
李無言詩云。夭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此等句與兒
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朱子云。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
是如古人云。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
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
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
脉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一二
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脉勢向。皆効它
底。此學詩之法。

洞明意不在
詩

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悠然高情趣閑，而思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

有驚句

詩有驚人句。樂天月中桂詩是也。又如杜子美山水障歌云：堂上不答生楓樹。惟底江山起烟霧。又砌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韓子蒼衡岳圖云：故人來自天柱峯，手持石薦與祝融。兩山坡陁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又是用東坡所謂我持此石歸，神中有東

海之意。杜牧之云：我欲東召龍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幹海水。水盡見底看海空。李賀云：女媧鑄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此語皆驚人者也。

李灣詩體幽遠，興用洪深。因詞寫意，窮理盡性。於詠物尤工。如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所謂哀而不傷，國風之深者也。

子厚詩尤深難識。如晨詣超師院詩，一段至誠寥清之意，參然在前。其首四句，蓋謂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熏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又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語。日出露靈等。

青松如膏沐。此語能傳造化之妙。至末句則又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

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木仙花詩，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亦是此意。

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雲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

吠深巷中，鷄鳴衆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太白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夜半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秋深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

詩下雙字極難湏。是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之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謂水田龍，白鷺。夏木轉黃鸝。爲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

錢起詩評

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采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使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滚滚來與江夫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句乃爲超絕近世王荊公有云新霜浦漱綿綿白薄晚林彎往徃青與蘇子瞻云混沌香爐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錢起之詩格清奇理致清澹如鳥道過疎雨人家殘夕陽又牛半上山小煙火隔林疎又長樂鍾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準古今文窮達

連錦字不虛

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則禮義克全忠孝兼著足以弘長名流爲後楷式

古人下連錦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恣凹凹皆造微入妙

晏元獻覽季慶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掌樹記花名玉篆碑此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公常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綉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是也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不近時人有詩一聯云珠簾紛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

雖用珠絲，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爲佳句也。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卒，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屬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字不能歸。今人觀之，必以爲一篇重復之甚。豈特如蘭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離離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復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愿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晤首以爲期。」劉公幹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若登台輔臨危莫變身。」往是此意，有如高達夫贈王徽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此達夫偶然漏洩處也。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鈎簾宿鶯起，丸藥流鶯轉，不通姓字，龐豪甚。指點銀鉢，索酒嘗，蹲泥點涴琴書，內更接雞蟲打著人。李太白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

詩裏意。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愿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晤首以爲期。」劉公幹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若登台輔臨危莫變身。」往是此意，有如高達夫贈王徽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此達夫偶然漏洩處也。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鈎簾宿鶯起，丸藥流鶯轉，不通姓字，龐豪甚。指點銀鉢，索酒嘗，蹲泥點涴琴書，內更接雞蟲打著人。李太白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

耗用平側字

天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葦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興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王介甫得之。曰。坐着。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賈伯生得之。曰。不及清江轉枕鼓。洗盡船頭沙鳥鳴。日繡簾。羨人時。共看。增前青草落花多。楊廉夫得之。曰。南高峯。雲北高雨。霖雨相隨。惄殺儂。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矣。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論詩者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此詩若止用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

詩有純用平側字。而自相諧協者。如輕裙隨風還五
字皆平。桃花梨花參差開。七字皆平。日出斷岸口。一
章五字皆側。惟杜子美好。用側字。如有客有客字。子
羨七字皆側。中夜起坐。萬感集。六字側者尤多。壁色
立。積鐵葉白出。石壁至。五字皆入。而不覺其滯。此等
雖難學。亦不可不知也。

五十七言古詩。側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如杜子羨
多用側。如玉華宮。哀江頭。諸作槩亦可見。其音調起
伏頓挫。獨爲趨健。以別出一格。同視純用平字者。便
覺萎弱。無生氣。自後。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
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偶

古詩

用平字

例字、例句法

一啓鑑爲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不可不戒也。

詩用倒字倒句法乃覺勁健如杜詩風簾自上釣風
窓展畫卷。風鶯藏近渚。風字皆倒用。至風江颯颯亂
帆。秋木爲警策。

杜詩有兩等句。皆常自言之。其一曰。新詩改罷自長吟。凡集中抑揚開闔與造化爭衡於一字間者皆是其二曰。意愜關龍動。篇終接混茫。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之類是也。蓋與造化相流通矣。

張子韶曰。淵明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則

可知其本意。杜子羨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則與物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杜少陵登兗州城樓云。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地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其法實出於其祖審言審言登襄陽城詩云。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冠蓋非新里。章革即舊臺。昔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陳後山又學公詩者也。其登龍山詩云。小試登山脚。今年不用扶。微微交濟漂。歷歷數青徐。朴俗猶虞力。安流尚禹謨。終年聊一快。吾病失醫。

盡看此一詩，則其源流槩可見矣。

杜少陵登岳陽樓云：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接。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公此詩與孟浩然臨洞庭所賦足以相敵。後此則陳簡齋渡江及朱文公登定王臺所題，再追近之。浩然詩云：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看垂釣者。徒有羨魚情。簡齋詩云：江南非不好。楚客自生哀。搖楫天平渡。迎人樹欲來。雨餘吳岫立。日照海門開。雖異中原險。方隅亦壯哉。文公詩云：寂寞歸寧堵。波皆以楚語。亦此類也。

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奕鳩樂莫邪。雍門哀。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常云：用漢人詩，此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丁太謙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謹。凡如周顥宅作阿蘭若，委約身歸寧堵波，皆以楚語，亦此類也。

東坡云：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無聞焉。直至歐陽末叔，滄波萬古流不盡。

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耕耘可以並驅。先矣，其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平闕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

東坡詠畫蝸牛詩初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爲。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余以爲改者勝前輩。云文字數改工夫，自出此。

文字數改工夫
自出

詩之所以不厭改也。老杜有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後人安見其有此等工夫耶？

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秋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畫馬詩云。韓生畫馬真似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駕騁謾爭馳。余以爲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

欲常以爲法也。

詩云。有正有變。如子羨惜春詩云。一片花飛減却春。
風飄萬點。正愁人。起處似甚空兀。然通篇意是惜春。
起處正合如此。乃痛快語。而非徒贅語。且看欲畫花
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一句承上。一句起下。其得從
容之體。第三聯云。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
就情景中寓感慨意。正得轉處變化之法。結句云。
細推物理。湏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若非第七句沉
靜淵永。第八句便有斷送之患矣。又如送王郎之詩
云。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

才起處亦甚空兀。然意却平直。太槩只是証。王郎有
雄豪之才爾。與今人尚險詐者不同。下面承處兩句
云。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溟涬開。此申說才字
意。便從容整齊。若不如此。即非典雅之作。亦接上兩
句不往。且脫劍佩休徘徊。以下三句。是轉力量深。句
稱文就情景上再轉云。西得諸侯掉錦水。欲向何門
跋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却以眼
中之人吾老矣。七字結之。而含無限之意勢。如截奔
馬。此又詩法之變。而不離乎正也。

杜詩。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

涉
脉

鴛鴦第一句。遲日江山麗。是中庸天地位之意。第二句。春風花草香。中庸萬物育之意。起承處可謂平真而從容矣。第三句。泥融飛燕子。是言萬物之動者得其所也。第四句。沙暖睡鴛鴦。是言萬物之靜者得其所也。轉合處可謂變化淵永而升降開合之著見矣。作者用心如此之苦。而讀者容易看過。殊不覺也。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鶴閣。龍門爲虹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猿驂。月兔爲魄鬼。進士效之。謂虛體。

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

點鬼簿
莫博士

巨
人詩病

如張平子之畧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秀才知之。號爲點鬼簿。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爲莫博士。古人詩病。如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輶格磔聲。是楚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裡笙歌煥帝歸。是見鬼詩。杜苟鶴今日偶題。題似署。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

盧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者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皆。

四首或四句

杜少陵用徑

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盧公詩云。顧得遠公知。
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註曰。雅愁更澹促。離別
在明朝。劉隨州曰。細雨濕衣者。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
雍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杜少陵好用經中全句。爲詩如病橘云。雖多亦奚爲。
又遣悶云。致遠思恐泥。又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

於我如浮雲之類。

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體。勿言用。則意深。
如言零。則云可憐。不可憐。言靜。則云不聞。入聲。聞屢

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

言軒忽言。

句

言其用。而不
言其名。

依詩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如荆公云。
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鷺黃裊裊垂。此言本柳。而不
言其名。山谷語言少味。無向晦。冰雪相看。有此君。此
言錢竹。而不言其名。然却貴明。而戒晦。

作詩多美句。綺麗太勝。人戲謂可入小石調鐘。嶃稱。
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亮嘗謁杜紫微。
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售。秦淮海詩王坐
過麗杜子羨。並帶芙蓉。本自雙木。荐率風翠。帶長韓。
退之金釵半醉坐。添香杜牧之。春風十里楊柳路。可
入黃鍾宮。

詩有魔有癖好吟而不工者才卑好寄而不純者格
卑

待君復夢
代氣質

詩病有齊梁謂四句相對皆用平聲又謂四平頭
詩有氣象各隨人之資稟高下而發故詩之氣象有
翰苑有輦轂有山林有出世有偈頌有神仙有儒光
有江湖有閭閻有末學末學者道聽塗說得十二字
而便雜採用去不成一家又在江湖閭閻之下學詩
者湏變化氣質資師友所習所讀以開道佐助脫去
俗迹以趨高明斯氣象自別不爲末學下品噫今之
世師友不立習尚凡淺詩道弊也久矣其不爲末學

者寡矣

鄉進士執友王舟

門人王秉彝

晏飲

生員門人趙崇德

解一元

監生男梁夢齡同校

水川詩式卷之十終

米川詩式題辭

余伯父米川先生有志用世不售晚年著述頗多詩式一種竭思疲力越數年始脫藁蓋最所注愛云蜀中舊梓格生字細覽者不便余至歷下走使沐城託西亭先生重刊既完覽者寶之伯父宏雅藉以不朽因題末簡用識歲月隆慶庚午季冬真定梁夢龍題于山東謾治堂

詩非知格韻度何整是以式也話也歷代不少然詳而不繁雅而不襍者詩脉明辨冰川詩式之二書而已明辨者海舶歲致而家貯人視如詩式則世少以知近有人袖來示余且請仰行而便世余然其言而校讐訓點以播書肆冀學詩者之徧知焉

文川詩集

萬治庚子春三月

立菴田中宗務

重刻氷川詩式後序

氷川先生廻真定名士今

太中丞鳴泉梁公從父也砥行
績文淹貫經史抱輔世之才
挾華國之策與

誥封給舍我津先生伯仲並稱於
時顧公不獲大用竟以貢途
沉鬱下僚僅試蜀藩數亦奇

矣然先生著作甚富所自為詩發本性情不事彫飾故其格調高雅音嚴諧和乃論詩則曰詩以格為上調次之因集古詩詳解體格作詩之法甚精且悉先是梓行蜀中已而

大中丞公慮刻以湮沒撫東魯

再託梓於汴今晉陟兩河復以所輯允出示藩司諸大夫閱而寶之請大書重梓於紫薇堂錄成方伯陶君承學屬志立為序志立竊得縱觀熟讀各體咸備視名家詩法更加詳焉迺作而言曰詩之為教尚矣夫詩三千刪以三百聖

人用義關乎世教難言哉難言哉雅頌得所風化攸敦遐哉邈矣漢魏以降迄於陳隋詩之變也有唐諸君子作其文屢變詩亦因之故有初有盛有中晚大約以盛為稱首入我

國朝茂隆風雅自何李出而群

賢繼之力追古作駿駿然盛唐之風也若先生者殆其傳歟殆其傳歟夫探珠於淵抉渝於璞即不得連城照乘鮮空手回者乃舍之而索諸賈豎之肆奚為也是編出而學詩者將棄去今人之所為由國朝而唐遡漢魏而上之直還

古三百篇之風，嘉惠後學，匪淺鮮矣。詎以不得大顯於世，

為

先生扼腕也。武敬序諸未簡，
隆慶壬申夏六月吉旦。
河南布政使司分守大梁道
左叅政海昌查志立謹識

重刻水川詩式後敘

海內操觚之士若林，說詩者競為雌黃，語然多嘵，於儒林於古人作者之法，未盡窺足也。若梁水川先生，庶幾焉先生弱冠即為聞人藻思泉湧，鴻生碩儒，率多避舍，與其弟我津先生，自相師友，上下古今，令博綜群籍，自

漢魏以下諸大家詩悉聚多而諷詠之析其理探其旨定其格若良庖解牛於十九年之後奏刀而觀無全牛諸詩入先生目者亦不能遁形藏跡技倆畢見非先生以土乘之貧穿穴古人心膾而又屏跡城市白首窮年烏能成是編以指南後學我是

編刻於兩蜀再刻於中州儒林諸君爭求者不惜解裘帶先生名不朽矣允端不識先生從子中丞公所取士故慕先生家學之著獨冠恒山而先生之識中丞又不異柳子華之識公縹談者謂先生以風雅翼古人而中丞以勲伐光先生亦盛矣若先

生之詩可稱合作當別梓以傳
豈獨以古人詩式入哉

隆慶壬申季春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山東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右叅政上海後學

潘允端撰

重刻米川詩式後序

海嶽逆史魯藩中立觀煙譔

鑄有型陶有鉤梓匠之於繩
墨繪事之於粉本機錦之於
花樣皆式也良工神藝舍之
無以成其能故曰有物有則
詩乃宇宙間一物而三十才至
妙之藝也方其南風未歌象

先無穀渾渾噩噩元自然之氣
淵默充微リ又何式タカ之有虞治
遠頌雅分國風變美刺興管
絃備矣詩乃刪ル矣夫溫柔敦
厚詩教也風雅頌之體也賦
比興定式也刪後官商異調
體裁殊態ク秦漢魏晉六朝隋
唐式始紛然矣自鍾參軍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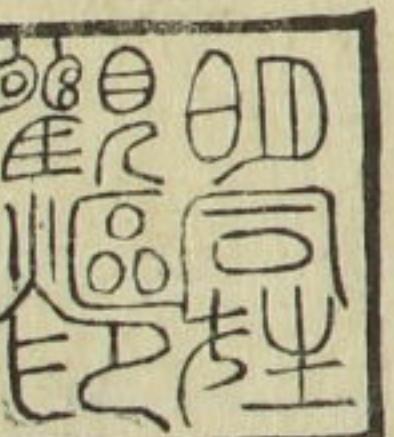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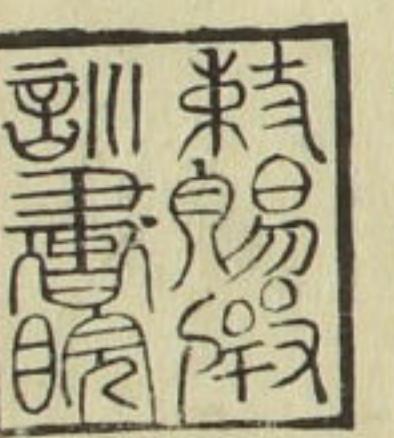
品之後詩法詩格詩談諸書
各樹門戶而平屑稍備亦漫
無統紀水川梁公乃獨合千
餘年諸家之體裁而針砭之
采千百家議論之得失而折
中之集章法句法字法而類
分之指入門入室之肯綮而
明示之蓋非上乘之資不能

以洞真如之境，非剪雪裁冰之手，不能以成天機之錦美。式乎其三才至妙之藝之準的乎？操觚之士，苟能深究而詳覩，則頌德銘功，懷遠吊。告詠物寄情，上而清廟下而滄浪，無往而非公輸之斧斤。師曠之節奏也，米川公之家

世西亭宗丈序之詳矣。予不敏，廁中丞鳴泉公教席之末，得而讀之，喜其有補於詩教也。敬序如左。

隆慶壬申上元吉日書於

勅賜承訓書院



布政司經歷成敏覺督梓
理問張璇叅閱

萬治三庚子歲仲夏吉旦

室町通鯉山町

玉村次左衛門 板梓

小嶋弥平次

天三三百辛ニユク

